



论层次逻辑与意象系统——以“多、二、一(0)”螺旋结构切入作考察

发布日期：2007-5-8 17:29:47 作者：陈满铭

陈满铭

(台湾师大 国文系, 台北: 106)

摘要：逻辑层次是以多样的“二元对待”为基础，经“移位与转位”之作用过程，趋于“多、二、一(0)”螺旋结构之终极统合，而形成其完整系统的。而这种系统，可用于组织个别意象，形成整体意象，以反映辞章之意象系统，充分反映逻辑层次与意象系统之迭合关系。

关键词：逻辑层次；意象系统；辞章；“多、二、一(0)”螺旋结构

中图分类号：H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6)04-0019-06

我们的祖先生活在广大时空之中，面对纷纭万状之现象界，为了探其源头，确认其原动力，以寻得其种种变化规律，孜孜不倦，日积月累，先后留下了不少宝贵的智慧结晶，而层次逻辑就是其中重要之一环。本文即以“阴阳二元”、“移位与转位”、“多、二、一(0)”螺旋结构所形成之层次逻辑[1]（91-135）为基础，对应于辞章之意象系统[2]（40-48）作一考察，以见层次逻辑与意象系统之密切关系。

一、理论基础

层次逻辑有别于传统逻辑的逻辑形式。传统逻辑的逻辑形式，主要是经由求“同”（归纳）求“异”（演绎），以确定其真伪、是非为目的；而层次逻辑则主要在求“同”（归纳）求“异”（演绎）过程中，呈现其时、空或内蕴之层次为内容。这种逻辑层次，通常都由多样的“二元对待”[3]（36-39）为基础，而经“移位与转位”（含调和与对比）[4]（1-22）之过程与“多、二、一(0)”螺旋结构[5]（1-20）之终极统合，形成其完整系统；这不但可由《周易》、《老子》等哲学典籍中找出理论根源，也可从辞章中寻得具体呈现。

在哲学或美学上，对所谓“对立的统一”、“多样的统一”，即“二而一”、“多而一”之概念，一直都非常重视，一向被视为事物最重要的变化规律或审美原则，似乎已没有进一步探讨之空间。不过，若从《周易》（含《易传》）与《老子》等古籍中去考察，则可使它更趋于周密，不但可由“有象”而“无象”，找出“多、二、一(0)”之逆向结构；也可由“无象”而“有象”，寻得“（0）一、二、多”之顺向结构；并且透过《老子》“反者道之动”（40章）、“万物芸芸，各复归其根”（16章）与《周易·序卦》“既济”而“未济”之说，将顺、逆向结构不仅前后连接在一起，更形成循环不已的螺旋结构，以反映宇宙人生生生不息的基本规律[5]（1-20）。而这种规律自然可适用于哲学、文学、美学或其他的事物等。即以文学领域中之辞章而言，在形成意象之系统上，就呈现了这种逻辑结构。

众所周知，辞章是结合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与综合思维而形成的。这三种思维各有所主。如果是将一篇辞章所要表达之“意”（“情”或“理”），诉诸各种偏于主观之联想、想象和所选取之“象”[“景（物）”或“事”]接合在一起，或者是专就个别之“意象”[“情”、“理”、“景（物）”、“事”等材料]本身设计其表现技巧的，皆属形象思维；这涉及取材与措词等问题，而主要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就是意象学、词汇学与修辞学等。如果是专就“象”[“景（物）”或“事”等各种材料]对应于自然规律，结合“意”（“情”与“理”），诉诸偏于客观之联想、想象，按秩序、变化、联贯与统一之原则，前后加以安排、布置，以成条理的，皆属逻辑思维；这涉及运材、布局与构词等问题，而主要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就字句言，即文（语）法学；就篇章言，就是章法学。至于合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而为一，探讨其整个体性[6]（250）的，则为综合思维，这涉及“立意”、“确立体性”等问题，而主要以此为研究对象的，为主题学、文体学、风格学等。而以此整体或个别为对象加以研究的，则统称为辞章学或文章学[7]（37-

38)。因此辞章的内涵，对应于学科领域而言，主要含意象学（狭义）、词汇学、修辞学、文（语）法学、章法学、主题学、文体学、风格学等。这是辞章研究的宝贵成果。而这些辞章的主要内涵，都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或综合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有偏于字句范围的，主要为词汇、修辞、文（语）法与意象（个别）；有偏于章与篇的，主要为意象（整体）与章法；有偏于篇的，主要为主旨、文体与风格。

如换另一角度切入看，则辞章是离不开“意象”的。而“意象”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者指全篇，属于整体，可以析分为“意”与“象”；狭义者指个别，属于局部，往往合“意”与“象”为一来称呼。而整体是局部的总括、局部是整体的条分，所以两者关系密切。不过，必须一提的是，狭义之“意象”，亦即个别之“意象”，虽往往合“意”与“象”为一来称呼，却大都用其偏义，譬如草木或桃花的意象，用的是偏于“意象”之“意”，因为草木或桃花都偏于“象”；如“桃花”的意象之一为爱情，而爱情是“意”；而团圆或流浪的意象，则用的是偏于“意象”之“象”，因为团圆或流浪，都偏于“意”；如“流浪”的意象之一为浮云，而浮云是“象”。因此前者往往是一“象”多“意”，后者则为一“意”多“象”。而它们无论是偏于“意”或偏于“象”，通常都通称为“意象”。底下就着眼于整体（含个别）的“意象”（意与象），试着用相应于它的综合思维来统合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并贯穿辞章的各主要内涵，以形成意象系统。

先从“意象”之形成与表现来看，是都与形象思维有关的，因为形象思维所涉及的，是“意”（情、理）与“象”（事、景）之结合及其表现。其中探讨“意”（情、理）与“象”（事、景）之结合者，为意象学（狭义），这是就意象之形成来说的。而探讨“意”（情、理）与“象”（事、景）本身之表现者，如就原型求其符号化的，是词汇学；如就变型求其生动化的，则为修辞学。再从“意象”之组织来看，是与逻辑思维有关的，而逻辑思维所涉及的，则是意象（意与意、象与象、意与象、意象与意象）之排列组合，其中属篇章者为章法学，属语句者为文法学。至于综合思维所涉及的，乃是核心之“意”（情、理），即一篇之中心意旨——主旨与审美风貌——风格[8]（184）。由此看来，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与综合思维三者，涵盖了辞章的各主要内涵，而都离不开“意象”。如单由“象”而“意”，亦即辞章研究来说，它所循的一样是“多、二、一（0）”的逆向逻辑结构。而此逆向之“多、二、一（0）”或顺向之“（0）一、二、多”[5]（1-20），就意象说，就是意象系统。

总结上述，辞章各内涵之关系，可呈现其意象系统如下图：(略)

这种意象系统，如对应于“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来说，则所谓的“多”，指由“意象”（个别）、“词汇”、“修辞”、“文（语）法”与“章法”等所综合起来表现之艺术形式；“二”指形象思维（阴柔）与逻辑思维（阳刚），藉以产生彻下彻上之中介作用；而“一（0）”则指由此而凸显出来的主旨与风格等，这就是“修辞立其诚”（《易·乾》）之“诚”，乃辞章之核心所在。这样以“多、二、一（0）”来看待辞章，就能透过“二”（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居间作用，使“多”[“意象”（个别）、“词汇”、“修辞”、“文（语）法”与“章法”]统一于“一（0）”（主旨与风格等）了[9]（129-172）。

二、举例说明

兹举白居易的《长相思》词为例，加以说明，以见一斑。“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这阙词叙游子之别恨，是采用“先染后点”的条理来构篇的。

就“染”的部分而言，乃用“先象（景）后意（情）”的意象结构所写成。

首先以“象（景）”的部分来说，它先用开篇三句，写所见“水”景，初步用二水之长流衬托出一份悠悠之恨。其中“汴水流”两句，都是由“先主后谓”之结构所形成的叙事句，迭叙在一起，以增强缠绵效果。此外，作者又以“流到瓜州古渡头”来承接“泗水流”，采用顶真法来增强它的情味力量。这样用顶真法来修辞，自然把上下句联成一气，起了统调、连绵的作用。况且这个调子，上下篇的头两句，又均为迭韵之形式，就以上篇起三句而言，便一连用了三个“流”字，使所写的水流更显得绵延不尽，形成了缠绵的特殊效果。作者如此写所见“水”景后，再用“吴山点点愁”一句，主要写所见“山”景。在这儿，作者以“先主后谓”的表态句来呈现。其中“点点”两字，一方面用来形容小而多的吴山（江南一带的山），一方面也用来衬托“愁”之多。这样，水既以其“悠悠”带出愁，山又以其“点点”拟作愁之多，所谓“山牵别恨和肠断，水带离声入梦流”（罗隐诗《绵谷回寄蔡氏昆仲》），情韵便格外深长。而这“吴山点点愁”之“愁”，乃将“山”拟人化，特附在此既以形容“山”，又预为下面之“恨悠悠”铺路。

其次以“意（情）”的部分来说，它藉“思悠悠”三句，即景抒情，来写见山水之景后所涌生的悠悠长恨。在此，作者特意在“思悠悠”两句里，以“悠悠”形成迭字与迭韵，回应上篇所写汴水、泗水之长流与吴山之“点点”，形成统一，以加强缠绵之效果；并且又冠以“思”（指的是情绪，亦即“恨”）和“恨”，直接收拾上篇见山水之景（象）所生之“愁”（意），表达了自己长期未归之恨。而“恨到归时方始休”一句，则不仅和上二句产生了等于是顶真的作用，以增强缠绵感，又将时间由现在（实）推向未来（虚），把“恨”更推深一层。

就“点”的部分而言，仅“月明人倚楼”一句，写的是“象（景、事）”。这一句，就文法来说，由“月明”之表态句与“人倚楼”之叙事句，同以“先主后谓”的结构组成，只不过后者之谓语，乃含述语加处所宾语，有所不同而已。而“月明人倚楼”，虽是一句，却足以牢笼全词，使人想见主人翁这个“人”在“月明”之下“倚楼”，面对山和水而有所“思”、有所“恨”的情景，起到了“以景（事）结情”的最佳作用。所以白居易以“月明人倚楼”来收结，增添了作品的情韵。何况他在这里又特地用“月明”之“象”来衬托别恨之“意”，更加强了效果。

作者就这样以“先染‘象（景）、意（情）’后点‘象（景、事）’”的结构，将“水”、“山”、“月”、“人”等“象”排列组合，也就是透过主人翁在月下倚楼所见、所为之“象”，把他所感之“意”（恨），融为一体来写，使意味显得特别深长，令人咀嚼不尽。有人以为它写的是闺妇相思之情，也说得通，但一样无损于它的美。附意象（含章法）系统表如下：

染（象、意）象一（景）象1（水—低）：“汴水流”三句

象2（山—高）：“吴山”句

意一（情）意1（实—现在）：“思悠悠”二句

意2（虚—未来）：“恨到归时方始休”

点〔象（景、事）〕象一（景：月—高）：“月明”

象二（事：人—低）：“人倚楼”

就篇章而言，其纵、横向，所谓“情经辞纬”（《文心雕龙·情采》），“纵”本指“意象”（内容材料）、“横”本指“章法”（形式条理）而言，如今由于改直排为横排的缘故，则“纵”反指“章法”，而“横”反指“意象”。因此所谓“象”、“象一或象二”、“象1或象2”与“意一”、“意1或意2”，所呈现的是个别的小意象系统；所谓“点染”、“景情”、“高低”（顺逆两迭）与“虚实”，所呈现的是章法结构；而由此章法结构将个别的小意象系统用层次逻辑加以组织，就形成了整体的大意象系统。由此可知整体的大意象系统，必须透过章法结构才能完整呈现。如果进一步地凸显其刚柔〔10〕（298-328），则可依其章法结构分层表示如下：

此词之主旨为“悠悠”离恨置于篇腹；而所形成的是偏于阴柔的风格，因为各层结构的刚柔之“势”〔11〕（11-18）除底层之“先低后高”趋于阳刚外，其余的都趋于阴柔，尤其是其核心结构〔12〕（71-94）“先景后情”更如此。如此使“势”很强烈地趋于阴柔，是很自然的事。

这样，此词就“意象”之形成、表现、组织、统合而言，可归结成如下重点：

首先以“意象”之形成来看，主要用“水流”、“山点点”、“月明”、“人倚楼”等，先后形成个别意象，而以“悠悠”之“恨”来统合它们，产生“异质同构”之莫大效果。这可以看出作者形象的思维，亦即在意象形成上之特色。

其次以“意象”之表现来看，首先看词汇部分，它将所生“情”（意）、所见“景（事）”（象），形成各个词汇，如“水”（流）、“瓜州”、“渡口”（古）、“山”（点点）、“思”（悠悠）、“恨”（悠悠）、“月”（明）、“人”（倚）、“楼”等，为进一步之修辞奠定基础。然后看修辞，它主要用顶真法来表现“水”之个别意象，用类迭法、拟人法等来表现“山”之个别意象，使“水”与“山”都含情，而连绵不尽，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足以看出作者的形象思维，亦即在意象表现上之特色。

又其次以“意象”之组织来看，首先看文法，所谓“水流”、“山点点”、“月明”、“人倚楼”等，无论属叙事句或属表态句，用的全是主谓结构，将个别概念组合成不同之意象，以呈现语句之逻辑结构。然后看章法，它主要用了“点染”、“情景”、“高低”、“虚实”等章法，把各个个别意象先后排列在一起，以形成篇章之逻辑结构。这足以看出作者的逻辑思维，亦即在意象组织上之特色。

然后以“意象”之统合来看，综合以上“意象”（个别）、“词汇”、“修辞”、“文法”与“章法”等精心的设计安排，充分地使“恨悠悠”之一篇主旨与“音调谐婉，流美如珠”〔13〕（148）这种偏于阴柔之风格凸显出来，使人领会到它的美；这样合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而为一，可以看出作者在意象统合上之特色。

最后以“意象”之“多、二、一（0）”螺旋结构来看，如上所述，辞章离不开“意象”之形成〔意象（狭义）〕、表现（词汇、修辞）与其组织〔文（语）法、章法〕，此即“多”；而藉形象思维（阴柔）与逻辑思维（阳刚）加以统合，此即“二”；并由此而凸显出一篇主旨与风格来，此即“一（0）”〔14〕（5-13），上举的《长相思》词就是如此。

而这种以“多、二、一（0）”螺旋结构所形成之意象（思维）系统，如同上述，单着眼于“写”（创作），所呈现的是“（0）一、二、多”，而单着眼于“读”（鉴赏），则所呈现的是“多、二、一（0）”。这在同一作品而言，作者由“意”而“象”地在从事顺向（“（0）一、二、多”）创作的同时，也会一再由“象”而“意”地如读者作逆向（“多、二、一（0）”）之检查；同样地，读者由“象”而“意”地作逆向（“多、二、一（0）”）鉴赏（批评）的同时，也会一再由“意”而“象”地如作者在作顺向（“（0）一、二、多”）之揣摩。这样顺逆互动、循环而提升，形成螺旋结构，而最后臻于至善，自然使得“读”（鉴赏）与“写”（创作）能合为一轨。可见这种辞章的意象结构或系统，就相当于一棵树之合其树干与枝叶而成整个形体、姿态与韵味一样，是密不可分的。

就在这种篇章结构中，直接与层次逻辑相关的，就是意象之组织，亦即章法结构。这个问题，虽一直有人注意，却无法获得圆满解决。如陈庆辉在《中国诗学》中即说道：“应该说意象的组合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上述所举只怕是挂一漏万；而且复合意象的构成，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用所谓并列、对比、叙述、述议等结构形式加以说明，似乎是粗糙的、肤浅的，其深层的因素和逻辑还有待我们去挖掘和探索。”〔15〕（74）意象的组织，确乎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其中动用了精密的层次逻辑的思维能力，原本就是不易掌握、捕捉的，而且在古典诗词中，可以帮助确认意象组织的逻辑关系之连接词常常被省略，因此更加重了探索、

挖掘的困难度。王长俊等的《诗歌意象学》也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虽然可以直接拼接，意象之间似乎没有关联，其实在深层上却互相勾连着，只是那些起连接作用的纽带隐蔽着，并不显露出来，这就是前人所谓的‘断峰云连’、‘辞断意属’。” [16]

(215)他所谓的“断峰云连”、“辞断意属”，指的就是意象组织的问题。由此看来，意象与意象间之隐蔽“纽带”或“深层的因素和逻辑”，一直未被“挖掘”、“探索”而“显露”出来过，是公认的事实。而这个难题，却可从上文之论证中，由和层次逻辑直接有关的“章法”（篇章）、“文法”（语句）切入，将个别意象（单一意象）组织成整体意象（复合意象），而获得圆满之解决，也由此足以看出层次逻辑与辞章大小意象系统 [17]（30-36）关系之密切来。

经由上述，可知层次逻辑就辞章而言，关涉到章法与文法；而特就篇章之意象系统来说，则离不开章法结构。也就是说篇章之意象系统由章法结构加以呈现，而章法结构却由层次逻辑加以开展，因此，层次逻辑与意象系统是密不可分的。

参考文献：

- [1] 陈满铭.论层次逻辑——以哲学与文学作对应考察 [J].国文学报, 2005(6).
- [2] 陈满铭.论章法结构与意象系统——以“多”、“二”、“一(0)”螺旋结构切入作考察 [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5(4).
- [3] 陈满铭.论二元与层次逻辑 [J].修辞学习,2005(3).
- [4] 陈满铭.章法的“移位”、“转位”结构论 [J].台湾师大学报,2004(10).
- [5] 陈满铭.论“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以《周易》与《老子》为考察重心 [J].台湾师大学报, 2003(7).
- [6]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M].香港: 大光出版社, 1961.
- [7] 陈满铭.论篇章辞章学 [J].国文学报, 2004(6).
- [8] 顾祖钊.文学原理新释 [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 [9] 陈满铭.章法“多、二、一(0)”结构论 [J].中国学术年刊, 2004(3).
- [10] 陈满铭.章法学综论 [M].台北: 万卷楼图书公司, 2003.
- [11] 陈满铭.论东坡清俊词中刚柔成分之量化 [J].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9).
- [12] 陈满铭.论章法“多、二、一(0)”的核心结构 [J].台湾师大学报, 2003(12).
- [13] 赵仁圭, 李建英, 杜媛萍.唐五代词三百首译析 [M].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7.
- [14] 陈满铭.论意象与辞章 [J].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1).
- [15] 陈庆辉.中国诗学 [M].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4.
- [16] 王长俊等.诗歌意象学 [M].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
- [17] 陈满铭.浅论意象系统 [J].国文天地, 2005(10).

【责任编辑李小凤】

On Gradation Logic and Imago System

—A survey based on helical structure of "multi", "two" and "one (zero)"

CHEN Man-ming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106)

Abstract: Logic gradations are based on diverse "dual treatment". After the process of "replacement and shift", it shows the final combination of helical structure of "multi", "two" and "one (zero)", and thus a system is formed. The system can be applied to organize individual imago to form whole imago, reflecting imago system of phraseolog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elaborates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c gradation and imago system.

Key words: logic gradation; imago system; phraseology; helical structure of "multi", "two" and "one (zero)"